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十五至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奚有禧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十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月令二

盲風至集說盲風疾風也

竊案孔疏皇氏秦人謂疾風為盲風故鄭玄取以解

月令而集說本之然盲字義終不甚明惟嚴陵方氏

以為盲者閉暗之義當建酉闔户之月故其風謂之

盲風又謂之閶闔以此其説為當

羣鳥養羞集説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竊案夏小正羞者進也若食之珍羞相似故鄭謂所食也集説申明之未為不是然更有二説學者不可不知夏小正於是月云丹鳥羞白鳥大戴禮於八月亦云爾小正説曰丹鳥丹良也白鳥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為鳥養者不盡食也鄭云二

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皇氏以丹良為螢火爾雅釋蟲及郭氏等諸釋皆無之未見的據此一説也又案項氏云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為養羞如雉鷯鶉雁鶩今人皆至秋食之周禮司裘仲秋行羽物以賜羣臣於古有證矣若謂此皆天候不言人事則孟秋農乃登穀亦以人事為一候也鷹祭鳥於孟秋之第四候則人羞之於仲秋之第三候不亦可乎此又一説也要之養羞猶詩言蓄租養謂預

畜其所美之食以待冬寒無可取食之時而食之集說近是第采此二說足廣異聞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集說衣繪而裳繡祭服之制也小大小則玄冕之一章大則衮冕之九章也長短謂衣長而裳短也

竊案文繡有恒謂衣之繪六章裳之繡六章有定法也則制有小大復以玄冕一章衮冕九章釋之不幾贅乎且衣長裳短亦未明析愚謂制刀裁也制有小

大謂横而裁之之廣狹也如衣用幾幅裳用幾幅袂用幾
幅之類度丈尺也度有長短謂從而度之之長短也如衣
二尺二寸帶下尺裳及踝無被土之類　又按虞制衣裳
繪繡共十二章周亦十二章以為九章者鄭氏之誤耳
廬陵胡氏曰虞書言繪衣繡裳則不必祭服亦文繡易
言垂衣裳則燕朝亦云衣裳集説槩從鄭氏不免於疎矣
水始涸集説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
故涸也

竊案此亦大槩言之於仲秋不切不若注疏駁正記文之為精當也鄭注曰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成梁以利農也孔氏疏之曰雨畢在九月之初八月宿直昴畢畢星主雨故云雨氣未止今言水竭非也引周語以下者證九月水始涸不得在八月也國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者韋昭注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

星朝見東方殺氣日盛雨氣盡也天根亢氐之間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涸鄭云辰角見九月本天根見九月末者本謂初也案律歷志角十二度亢九度天根在亢之後辰角與天根相去二十一度餘日校一度則九月本與九月末相去二十一日有餘也而韋昭注國語辰角見雨畢之後五日天根見不同者蓋辰角見後雨以漸而畢畢後五日始天根見中間亦校二十餘日也國語又云雨畢而

除道水涸而成梁鄭又引王居明堂禮以下者證雨畢水涸在季秋也注疏之説精詳如此則水始涸應在九月初明矣陳氏槩以秋冬氣返釋之不亦泛乎

四方來集遠鄉皆至集説此言貢賦職脩也

竊案此節皆言來商旅之事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税則天下之商旅皆悦而願藏於其市出於其途矣此正所謂四方來集遠鄉皆至也集説以為貢賦職脩與上文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殊不合

四方來集謂關易而旅來遠鄉皆至謂市易而商至

徐氏師曾以為近則四方遠則遠鄉亦非是

鴻雁來賓集說雁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如先登者為主人從之者為客也

竊案夏小正云來賓遰也遰者留也鄭氏云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陸氏曰言其寓中國如主賓也釋來賓之義當矣集說見仲秋言鴻雁來而不言賓季秋獨言來賓遂有先至為主後至為賓之說毋乃鑿乎

不知仲秋言來鴻雁方自北而來過去不停也季秋言來賓者言鴻雁客止未去如賓客之旅遺留於外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則又以賓字屬下雀入大水為蛤句而曰賓雀與鄭讀異益悞矣

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内以會天地之藏集說會合也合天地閉藏之令也

竊案會字注疏又有二說注謂會猶聚也疏曰會猶趣也言心皆趣向天地之事謂心順天地以深閉藏

也亦通要之不若疏義簡盡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集說引劉氏云合諸侯者總命諸侯之國也制猶敕也百縣諸侯所統之縣也天子總命諸侯各敕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稅法貢數各以道路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上之事而不可有私也言郊廟者舉其重也蓋朔日與稅貢等事皆天子總命之諸侯而諸侯

頒之百縣使奉行也

竊案鄭注以合諸侯制絶句固非集說以合諸侯與制百縣串說亦非蓋諸侯謂附庸之君百縣謂縣邑之長時六國未盡滅而小國之入附於秦及夷於縣邑者多矣故吕不韋立為此法方氏曰合言自内以合外合而同之也制言自上以制下制而裁之也諸侯有君道焉為内外之辨而已故曰合百縣全乎臣乃有上下之别焉故曰制通而言之則一也必合制

其事者為待來歲受朔日之政令也可謂明暢矣

徐氏師曾曰此秦制也蓋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則是月為歲終故頒此二制若古者則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周禮則以正月之吉始和縣於象魏皆不於是月也或曰是時秦未并天下焉得諸侯百縣而命之劉氏曰不韋相秦十餘年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為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多有與

禮不合者又案昭襄王時封魏冉為穰侯公子市為宛侯公子悝為鄧侯則分封諸侯行王事者久矣不韋作相時已滅東周六國削甚秦已得天下大半故其立制如此也

以習五戎集說習用弓矢殳矛戈戟之五兵

竊案此解五戎之目本鄭注當矣然五兵有二孔陳二氏之說尤詳也孔氏曰案周禮司兵掌五兵注云戈矛戟酋矛夷矛又云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

矢此據步卒五兵弓矢一也殳長一丈二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四寸四也戟長一丈六尺五也長樂陳氏曰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故兵車射人處左則車上固有弓矢矣

其臭朽集說朽水屬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竊案水之清香者多矣何為以朽腐定其臭水雖受惡亦能滌惡流活而不朽腐也鄭注云若有若無曰

朽此言爲當

雉入大水爲蜃集說蜃蛟屬亦飛物化潛物也晉武庫中忽有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類書有言雉與蛇交而生子子必爲蜃不皆然也然則雉之爲蜃理或有之

竊案蛇化爲雉雉交於蛇而生蜃氣類相近交相變化固有是理然周禮有蜃器皆指蛤灰則鄭注大蛤曰蜃爲允

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集記占兆者玩龜書之繇文審卦者審易書之休咎皆所以豫明其理而待用也釁龜而占兆釁筴而審卦吉凶太史之職也

竊案周禮太卜云其經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則古人固有龜書與易書並行矣然所謂兆者乃龜所拆之兆非龜書之繇文也蓋龜以卜而有兆筴以筮而有卦兆有象故言占卦有數故言審占兆審卦則吉凶可知吉凶總承兆卦言非單指卦也且秦

以孟冬為歲首於歲首命太史釁龜筴而以龜卜之以筴筮之因覩卜之所遇為何兆筮之所值為何卦而推占測審以知一歲之吉凶亦非玩龜書之繇文審易書之休咎豫明其理以待用之謂也又案呂覽太史作太卜以周禮考之作卜良是集說以為太史之職猶仍舊誤以徐氏師曾曰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秦以建亥為歲首故於十月行之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句

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集說棺椁厚薄有貴賤之等塋
有大小邱壟有高卑皆不可踰越厚薄之度主禮而言
貴賤之等級主人而言故總曰審
竊案孟子云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
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則棺椁厚薄無貴賤之等
明甚此言有貴賤之等者蓋本喪大記君大棺八寸
上大夫大棺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士棺六寸而云
然耳塋呂覽作營故釋文音營非塋域之塋也方氏

謂卯齓皆以土塋之故言塋亦近於鑿不如呂覽作營之為得也集說以塋字作塋域而與卯齓並列為三非是高卑之度即卯齓之大小厚薄之度即棺椁之厚薄蓋大即高小即卑也其高卑厚薄皆有丈尺之度其度之不同皆以其爵之貴賤而為之等級集說以大小高卑為句絶而以厚薄之度總承上棺椁塋卯齓二者似未然也

案度程集說度法也程式也

竊案集說解案度程之義未甚著明鄭氏曰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孔氏曰案度程者案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方氏曰案據此以驗彼也近取諸身而手有寸長短之數所起也是謂程案之者欲其制之長短中度功之多少中程也馬氏曰度其器之洪纖曲直者有度會其功之久近勤惰者有程諸說雖大同小異要之必如此發揮乃得明暢耳

大飲烝集說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為燕飲也舊說烝升也此乃饗禮升牲體於俎上謂之房烝未知是否

竊案天子諸侯四時之祭但燕同姓未有燕羣臣之禮集說云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為燕飲恐非是不若鄭注之詳核也鄭氏曰十月農工畢天子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别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為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

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是頌大飲之詩孔氏疏之曰烝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此是天子之禮豳風躋彼公堂乃諸侯之禮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此既大飲享禮當有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享而用肴烝故宣十六年左傳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是也鄭又引黨正及詩者證大飲烝是十月正

齒位飲羣臣之事豳詩朋酒斯享鄭云饗謂饗禮躋彼公堂毛云公堂學校也陸氏元輔云孟夏飲酎則序爵於朝蓋已月乾卦用事故法天道迨暇飲酳所以示羣臣之等尊尊而卑卑孟冬飲烝則序齒於學蓋亥月坤卦用事故效地德同位以齒同齒以位所以示羣臣同體之義長長而幼幼集說不言正齒位於序疎矣

飭死事集說誓戒六軍之士以戰陣當厲必死之志也

竊案周禮仲冬教大閲月令飭死事於仲冬固合教大閲之義然下文又命有司毋起大衆以固而閉則與此又相矛盾矣故吕覽及淮南子時則訓唐月令並無之而朱子亦以三字為衍文也

地氣沮泄集說沮者壞散之義因破壞而宣泄故云沮泄

竊案沮泄二字皆從水水在下而濕潤及上謂之沮洳水在内而浸淫達外謂之泄漏氣當藏而反出如

水之沮洳泄漏故曰沮泄集説以破壞而宣泄解之似是而非吕覽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以沮作且尤甚徑捷也　徐氏師曾曰先王之政徒杠與梁于茅乗屋聚衆大閱皆於仲冬為之則此命土事毋作為吕氏之書將為秦制毋疑矣

命奄尹申宫令集説奄尹羣奄之長也以其精氣奄閉故名奄人

竊案鄭氏曰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内宰

掌治王之內政黃氏曰周宮禁之事掌於內宰以下大夫為之宮正宮伯宮人皆上士中士為之而又統於冢宰凡嬪御閽寺之屬皆在所統非若後世專用奄豎而大臣不得與聞宮禁之事也漢初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東京以降專用宦者而人君燕游居養大臣無復知矣是以貴戚擅權近習干政深根固蔕牢不可拔月令此條猶有周官內宰之遺意集說不采鄭注乃以奄尹為羣奄之長誤矣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集說大曰竹小曰箭

竊案竹箭竹之可以爲箭者爾雅云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是也禹貢荆州篠簜孔安國云篠竹箭簜大竹則竹箭一物矣杜陵自秦入蜀詩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爲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即取竹箭之謂也陳氏以竹與箭分大小非是

天之神祇集說孟冬言祈天宗此或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歟

竊案天曰神地曰祇此天神亦曰祇者祇葢同出而有別之稱日月之類雖同出於天而有別焉故亦可謂之祇也集說祇字無解何歟

陳氏禮記集説補正卷十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十一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曾子問

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集說長一丈八尺為制幣

竊案鄭注牲幣當為制幣故集說從之然長樂陳氏曰所告道或有遠近禮或有重輕故告有特用幣有兼牲幣非一端也周禮大祝職鄭氏引此文曰凡告

必用牲幣而于此則改制幣是自惑也孔云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卿大夫惟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然則禮凡告朔告至必用牲矣孰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牲耶皇氏熊氏謂天子告用特諸侯不用牲尤為無據據此則牲幣無所事改矣

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集說殯音賔及葬母而反即于父殯設奠告語于賔以明日啟父殯之期賔出

之後孝子遂修營葬父之事也

竊案鄭注殯當為賓辭于賓謂告將葬啟期也集說本之然辭於殯吴臨川謂告殯以啟期不須改殯為賓其說殊當

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集說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嫁于他族禮也女之父母死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男氏許諾而不敢

取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后别取也竊案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辭昏女之父母死女之伯父使人致命男氏辭昏鄭氏謂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是也然女雖許諾而不敢嫁壻雖許諾而不敢娶則以夫婦之義已定而不可易耳乃除喪之後復有壻弗娶而后嫁女弗嫁而后娶之禮此何為乎故何燕泉以此記文為可疑也

吾聞諸老明曰集説馮氏曰鄭注老明古壽考者之稱

石梁王氏曰此老明非作五千言者

竊案集説引馮氏王氏之言以斷老明非老子蓋因

記所稱老明明于禮文作五千言之老子則滅棄禮

法也然烏知其非為柱下史習于掌故見禮之粗而

不得先王之微意遂厭為繁文而思逃于清淨乎先

儒未有不以老明為老子者集説之云未敢以為必

然也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集說無解

竊案鄭注云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孔疏云案昭公三十一年薨左傳昭公十九猶童心是即位時年十九也昭公十一年其母齊歸薨而無戚容是年三十非少孤也案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今鄭云未知何公者鄭不見家語故也或家語王肅

所定故鄭不見也山陰陸氏曰練冠喪慈母固昭公也昭公十九猶有童心則三十喪齊歸雖謂之少可矣不愛其母而愛慈母何足怪也愚謂疏說是集說初不及何歟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集說接捷也速祭之義此言宗廟之祭遇此變異則減畧節文務在速畢無迎尸于奥及迎尸入坐等禮儀

竊案此經可疑日食雖當救然猶可稍緩至太廟火則接祭於羣廟心固有所不安無以盡孝子之敬若正祭太廟勢尤有不得不廢者何接祭之能行先儒未有疑及此者不知何故愚謂火未及於太廟之堂室則可不迎尸而接祭若火起堂室則救火遷主為急祭固當廢矣又案廬陵胡氏謂接祭者接續而祭不徐徐也解接字較注疏更明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

基逺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逺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于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集説八歳至十一歳為下殤土周堲周也成人則葬於墓此葬於園圃之中轝猶抗也機者轝尸之具木為之狀如牀而無脚以繩縱横維繫之抗轝而往堲周之所棺斂而葬之塗近故也曾子言今世禮變皆棺斂下殤於家而葬之于

墓則塗遠矣其葬也如之何問既不用輿機則當用人
舉棺以往乎為當用車載棺而往乎墓遠不葬於園也
召公述周公之言告佚佚于是用棺衣而棺斂于宫中
是此禮之變始于史佚也
竊案集說從注疏以輿機為葬於園非葬於墓又以
史佚以前下殤不棺斂而輿機葬於園曾子之時皆
棺斂而葬於墓非也張子曰園是基之園園謂栽植
草木處既曰族葬必不别葬之於園臨川吴氏亦從

張子之說其言曰園墓園輿與舁通共以手舉之也機尸之牀也往往就葬也周人葬下殤之禮蓋不用棺但以衣斂尸而置之尸牀不用車載衆手舁之以往曾子問若園墓近可如此若去墓之塗遠則輿機亦不可孔子遂引史佚之事以答蓋史佚曾葬下殤之子而其墓遠方疑於舁尸之不可而召公勸以棺斂於宮中史佚以前未有此禮恐如成人故有所不敢周公曰豈不可蓋禮有從權而以義起者墓近則

舁機墓遠則棺斂而車載以往雖前時禮所未有然亦無害於義也史佚依公言行之自是葬下殤者若墓遠則用棺也然則園即墓園而下殤墓遠者史佚以後則棺斂於宮中而車載以至墓其墓近者即曾子之時亦輿機以往而未嘗用棺與車載也集說悞矣

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眀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集說魯公卒哭而從金革之事

以徐戎之難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為為之也竊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其羣弟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於是周公辟居東土二年之後罪人斯得公乃為鴟鴞之詩以貽王王疑雖未盡釋亦未敢誚公及感風雷之變金縢將卜天變得公所自為功代武王之說乃出郊迎歸於是管叔不安挾武庚以叛東征破斧又自有三年是時淮夷徐戎並起為亂伯禽母喪卒哭往而征之是成王三年以後事

非初年事朱子詩集傳雖合居東東征為一晚年自

正是謬故九峰書傳不以居東為東征也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十二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文王世子

文王之為世子也集說石梁王氏曰文王之為世子也一句衍文又引劉氏曰伯禽所行即文王所行世子之道文王所行乃諸侯世子之禮故曰文王之為世子也言伯禽所行非王世子之禮也

竊案此篇文王之為世子也句所以結上文王之為世子三節教世子句所以結凡三王教世子諸節周公踐阼句所以結武王崩諸節皆結上文之事而標其目於後也而石梁以為衍文非矣劉氏謂伯禽所行即文王所行世子之道則又不免於牽强集說兩存之何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集說大樂正教世子及士以舞干戚之容

節及合語之說與乞言之禮此三者皆大樂正授之以
篇章之數于是大司成之官于東序而論說此受教者
義理之淺深才能之優劣也
竊案孔疏以大樂正為周官之大司樂小樂正為樂
師是矣鄭注以大司成為師氏則非也考之周官師
氏雖為教官之屬掌以德行教國子及以中失之事
教國子弟而凡貴游子弟學焉然不言教於國學之
中與此大司成論說於東序者異矣新安王氏又以

大司成即大樂正然上方言大樂正授數何又特言大司成論說草廬以為授數猶未離乎業於論說始可言成總似曲解集說大樂正之外渾言大司成雖差勝諸家亦尚未有明據也陸氏元輔曰成均法大司樂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即以為樂祖祭於瞽宗下文記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疑此所謂大司成者即有道有德之父師也故使教於成均以佐大司樂而謂之司成焉其亦稱大者蓋師保

之官與大司樂並尊故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集說凡行釋奠之禮必有合樂之事若國有凶喪之故則雖釋奠不合樂也常事合樂不行養老之禮惟大合樂之時人君視學必養老也舊說合者謂若本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本國故有先聖先師如魯有孔顏之類則不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也未知是否

竊案清江劉氏曰合謂合樂也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釋奠則并合之以侑神也有國故謂凶禮師旅惟是不合長樂陳氏曰國有故則否與曲禮歲凶祭祀不縣同意集說本之當矣乃復引舊說以自亂豈亦愛奇而不能割也耶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集說

語于郊者論辨學士才能于郊學之中也曲藝醫卜之屬誓戒謹也學士中或無德事言之可取而有此曲藝之人欲投試考課者皆卻之使退而謹習所能以待後次再語之時乃考評之也三而一有者謂此曲藝之人舉說三事而一事有可善者乃于其同等之中拔而升進之也然猶必使之于同輩中以所能高下為次序使不混其優劣也如此之人但目之曰郊人非俊選之比也以非士類故疎遠之若天子飲酒于成均之學宮此

郊人雖賤亦得取爵于堂上之尊以相旅勸焉所以榮之也人字之字均字皆句絶

竊案集說本注疏而稍更定之然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二句究未明順今取吳氏纂注一說以備考其言曰語謂合語郊謂郊學案王制不率教者自鄉移之郊自郊移之遂則郊學蓋在鄉學之外遂學之內鄭氏以此為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而升諸司馬今案大樂正掌國學之教何為出就郊學疑是

六遂之士已升於郊學而可升於鄉學者鄉大夫就郊學行鄉飲酒之禮於旅酬之時而合語因以審擇士之賢者才者而取斂之曰舉曰進曰揚皆謂升之於鄉學也曲藝謂射御書數之屬誓蓋戒厲之使勉於學至又語之時考察德與事言三者或有其一即進其品等於曲藝之上然所進非一人又自有高下為先後之序也成均及取爵於上尊未詳鄭氏以成均為天子之太學孔氏謂飲酒之禮尊者酌於堂上

之尊卑者酌於堂下之尊蓋是鄉學之秀士已升於司徒為選士者為天子視學飲酒之時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選士升於太學為俊士者始得謂之成均之士今郊學又語之時曲藝者雖已進等然猶未升鄉學仍在郊學故但謂之郊人以明其未為鄉學之士也視彼鄉學以選士得升於太學而為成均之俊士者相去尚遠故曰遠之視彼秀士得升為司徒之選士可以取爵於上尊者相去亦尚遠故蒙

上遠之二字而曰以及也
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集說釋菜禮畢儐禮其賓于東序其禮既殺惟行一獻無介無語于禮亦可也
竊案此言釋菜禮殺雖禮賓一獻無介若與賓合語於禮為可然言可也者明釋菜時禮嚴尚未可語至禮賓時方許之耳此盧陵胡氏及朱子之説較舊説為優

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集說禮之修達于中樂之修達于外所謂交錯于中也有諸中必形諸外故其成也懌此懌字與魯論不亦說乎之說相似既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温潤文雅之氣象禮樂之教大矣

竊案孔氏謂内外有樂心悦貌和故懌内外有禮貌恭心敬温潤文章故恭敬而温文方氏亦謂懌言樂之成如此恭敬而温文言禮之成如此集說則渾言

之不仍舊說分疏似矣然又太無别也愚謂其成也懌總承禮樂言恭敬而温文分承禮樂言蓋始之禮以修外樂以修内既而樂從中以見外禮從外而入中内外交錯融浹無間故其成悦懌此禮樂之合見也恭肅而敬謹此禮之分見也温潤而文雅此樂之分見也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集說師保疑丞四輔也一說前疑後丞左輔右

弼為四輔四輔與三公不必其全備惟擇其可稱職者

朱子曰疑丞疑字曉不得想止是有疑即問他之意

竊案集說四輔有兩說一以師保疑丞為四輔一以疑丞輔弼為四輔夫師保者三公也取以充四輔則三公缺其二矣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書周官曰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據此則四輔乃疑丞輔弼三公為太師太傅太保明矣吳草廬曰周之時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虞之時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為四輔周之師即虞之疑周之保即虞之丞周之傅即虞之輔弼故曰設四輔及三公言虞之設四輔及三公皆不必備其官及者非謂既設四輔又設三公也師保之間不言傅疑丞之間不言輔弼從省以便文此說是也朱

子以疑為有疑即問之意葢非臆說亦本尚書大傳而云然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集說君子曰德此德是指世子之德世子之德有成則教道尊嚴而無敢慢易者

竊案上文言輔禮樂乃教世子之具四輔三公乃教世子之人此則言世子受教而成德乃可稱為君子集說但云此德是指世子之德殊未明曉

樂正司業集說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

竊案樂正即大司樂以樂德樂舞教國子故謂之司業業業者筍簴上板刻之𢧵業如鋸齒者也其以詩書禮樂造士蓋兼爲之非專主詩書之業也集說蓋孔疏之誤

公與父兄齒集說君雖尊而與父兄列位序尊卑之齒者篤親親之道也

竊案孔疏公既不爲主族人又不爲賓故列位在父兄之坐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集說本之而不云

列位在父兄之坐上恐有未安公雖親親而與族齒

然不可不稍存貴賤之等夫三大夫尚且不與父兄

族齒燕會則别席獨坐况君至尊反不别席于父兄

之上乎故孔疏為長

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

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集説人道莫大于孝弟慮之

以大者謂謀慮此孝弟之大道而推行之也愛敬省具

之事行禮親迎肅之也孝養獻醴也紀義既歌而語也

終仁令侯國行之也

竊案吴氏之説與集説稍異其言曰慮謂圖謀之始養之以教孝弟于其始而徵召衆士無一不至使知之者廣博是不狹小也故曰慮之以大老人者君之所取法先師先聖又老人之所取法愛其道則敬其人將養老而釋奠於先師敬所本也故曰愛之以敬適養老之所首祀先老繼設席位養老之時行此二者之禮最在先故曰行之以禮修謂整飭無欠缺具

滋味致其愛躬省以致其敬發咏于其入以悅其耳獻醴于其位以悅其口一如人子養親之孝故曰修之以孝養堂上堂下之樂相繼而作使人知君父之貴其樂在上臣子之賤其樂在下由是而衆著于上下之義故曰紀之以義養老禮終又命諸侯羣吏各歸養老幼於國邑以廣仁恩故曰修之以仁案孝養紀義終仁本文既明二家所説皆當獨慮大愛敬行禮三者稍有未安陸𤦺隱謂先聖先師人倫之至年

高有德者無愧於古人正學士之所當取法也故天子將養老必鼓召學士釋奠於先聖先師以明大道之所本所謂慮之以大也始養老既釋奠於先老又列老更羣老之席位不敢少有怠忽所謂愛之以敬也又適饌省醴迎門發咏不致傷於質直所謂行之以禮也由此觀之吴氏以鼓徵為慮大兩釋奠為愛敬又合省具教咏皆為孝養固似未當集說以慮大泛言推行孝弟之大道愛敬為省具行禮為親迎老

更亦未得為合也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十二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十三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禮運

禮運第九集說此篇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隂陽造化流通之理

竊案集說似矣而未詳明取黄氏日録發揮之黄叔暘曰運謂氣運以所值之會而言也氣運在人則為

帝王禮樂之因革在天則為陰陽造化之流通然天時人事相為符應禮樂陰陽相為表裏故其始也法陰陽而作禮樂其終也以陰陽而贊禮樂此篇大意不過如此疑出於子游門人之所記中有格言頗入精微似非漢儒所及獨篇首大同小康之説乃謂禮起忠信之衰道德之薄是即老莊之遺意豈孔子之言哉讀者擇焉可也愚謂風會遷流江河日下五帝之世有異三皇三王之世不同五帝五伯之世更不

及三王世變使然聖人制禮不過因勢會所趨而爲之沿革耳程子所謂不先天以開人每因時而立政是也古時治多亂少後世治少亂多故有大同小康之别賴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居小康之時成郅隆之治當大道之隱俾大道之行則是帝王異世而同道也故夫子於大道之行及三代之英皆云有志未逮何嘗薄視三五以下乎石梁王氏以爲有老氏意非儒者語黄氏遂欲削去記文過矣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集說蜡禮詳見郊特牲篇孔子在魯與爲魯國蜡祭之賓畢事而遊息於觀上觀門闕也兩觀在門之兩旁懸國家典章之言於上以示人也

竊案古者建國之神位左宗廟而右社魯之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鄭氏以出遊於雉門兩觀之上爲自宗廟中出蓋據月令孟冬之月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故知蜡

祭亦祭先祖而注云祭宗廟也然宗社亦在雉門之外烏知非於公社祭蜡而孔子與於助祭乎集說宜有所考辨而但云蜡禮詳見郊特牲夫郊特牲亦第言所謂八蜡者烏從見其所饗何地而事畢而出遊於觀也耶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集說天下為公言不以天下之大私其子孫而與天下之賢聖公共之如堯授舜舜授禹但有賢能可選即授之矣

竊案集說之意即以堯授舜舜授禹為選賢與能是與天下為公一意也孔氏正義則云天下為公者謂天子位也為公謂揖讓而授聖德不私傳子孫即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者鄭明不私傳天位此明不世諸侯也國不傳世惟選賢與能如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此二說皆非也天下為公乃下文之綱領選賢與能至不必為已皆所謂天下為公也猶下文天下為家為各親其親以下諸句之綱領也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集説石梁王氏曰以坤乾合周禮之歸藏且有魯論所不言者恐漢儒依倣為之誠如其説則夏小正之書與坤乾何足以證禮注訓徵為成尤非近儒有反引此以解魯論者謬甚中庸亦無是説大槩此段倣魯論為之者

竊案之杞之宋而僅得夏時坤乾故有文獻不足之

嘆非謂二書足以證禮也然三正之建惟夏人統為至善為萬世法程故夫子告顔淵問為邦以夏時為首豈其無關於禮若夫殷正建丑為地統故易首乎坤蓋取坤以藏之之義故名歸藏猶之周以建子為天統而易首乾也其書決嫌疑定猶豫即箕子所謂稽疑衍忒者亦豈無關於禮但記者非一手故與魯論中庸大同小異耳王氏云漢儒依倣非也

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集說死者之頭向北生者之居

向南

竊案集説頭北鄉南既未能明言其所以然之故即小註嚴陵方氏云死者仆故言首生者興故言鄉猶未盡其旨也惟長樂陳氏曰北為幽陰而物之所終始南為陽明而物之所相見死者所以歸根故必首於陰幽終始之地生者所以芸芸故必向於陽明相見之方京山郝氏亦云生明死幽如此方盡北首南鄉之義

是謂大假集說假亦當作嘏猶上章大祥之意言行當然之禮則有自然之福其福大矣

竊案周頌假以溢我春秋傳作何以恤我朱子以為假之為何聲之轉也詩不瑕有害遐不謂矣皆作何音臨川吳氏亦云假與嘏字通用不為無據然未若讀作嘉大雅假樂君子毛傳云假嘉也此蓋謂祝嘏莫敢易其常古則禮之大善者也若注疏謂假大也雖本釋詁則是謂大大有是理乎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集說祝嘏辭說禮之文也無文不行周禮大宗伯掌詔六號重其事耳衰世君臣慢禮惟宗祝巫史習而記之故謂幽昏之國言其昧於禮無以昭明治政也

竊案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何以遂為非禮而謂之幽國乎孔氏謂其辭說皆當從古法依舊禮今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乃更改易古禮自為辭說非禮也而國之君臣祇聞今日祝嘏之辭不知

古禮舊說當是君臣俱闇是謂幽國以前後經文考之孔氏之說為長故表而出之

醆斝及尸君集說尸君君之尸也

竊案集說以尸君為君之尸非也延平周氏曰夏曰醆殷曰斝醆斝非時王之爵而諸侯有用之及尸君者非禮也所謂及尸君者君以獻尸而尸以酢君者也長樂劉氏亦曰天子備六代禮樂其祭於宗廟也獻酢君尸則用醆斝今諸侯亦用之不亦僭乎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集說藏猶安也君者政之所自出故政不正則君位危書言天工人其代之典曰天叙禮曰天秩是人君之政必本於天而效法之以布命於下也社祭后土也因祭社而出命是效地之政有事於祖廟而出命是仁義之政有事於山川而出命是興作之政有事於五祀而

出命是制度之政

竊案集說之言辭不達意何以遂見聖人藏身之固乎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教命將欲使天下之人稟受於已則已必先有所稟受而所稟受必以天地鬼神者以其人莫不有敬畏天地鬼神之心則命之所以行也命之大者則必曰降於天地祖廟而其小者則必曰降於山川五祀此聖人藏身之固也又新安王氏曰夫身居於位而政施於外天下見其政而不見

其身然政出而人無不從政善則君安故政者所以藏身也然為政有道以禮為本立禮有要事神為本必本於天者禮行於郊以事上帝此天子所獨而非臣下所可並也自郊祀而下諸侯卿大夫位有尊卑而祀事或可以通行然禮有等差凡為此者先王以正名定分求至於禮行而身安也命者命祀之謂出命而降於社天子有社諸侯亦可以有社謂之殽地諸侯可以祭社而不可以祭天故也殽者雜而分也

天子大社兼五色使諸侯立社各以其方色之土授之殺地之謂也出命而降於祖廟則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尊祖之謂義親禰之謂仁廟有多寡皆可以事其祖禰是以謂之仁義也出命而降於山川山川在四方者天子祭之山川在境内者諸侯祭之山川所産不一也財用於是乎出器用於是乎備是以謂之興作也出命而降於五祀居則中霤門户食則有竈往來有行自天子至於卿大夫士均祀之位有

尊卑禮有隆殺有一定之法焉是以謂之制度也莫尊於帝惟天子可以郊天此禮不可自上而下也命祀自上而下者一曰社雖諸侯所可祭而不可以同乎天子之大社也二曰祖廟雖諸侯卿大夫士所可通祭而不可同乎天子之七廟也三曰山川雖諸侯所可通祭而不可同乎天子祭四方之山川也四曰五祀此小祀也然後上下通祭而無差等蓋有天子之命者可以有事無天子之命者不容僭差使人知

天子如上帝之尊諸侯以下社廟百神無不聽命於天子則尊無二上孰敢干之所以見其藏身之固也王氏此說其義盡矣覺草廬吳氏求其說而不得謂舊本以降命之上闕於地二字命降於之下闕郊之謂本天降於七字殆不免以意推測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集說此承上章言政之事謂聖人所以參贊天地之道擬並鬼神之事凡以治政而

已故處天地鬼神之所存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聖人法之此禮之所以序也玩天地鬼神之所樂則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聖人法之此民之所以治也

竊案集說處天地鬼神之所存玩天地鬼神之所樂以所存所樂屬之天地鬼神蓋本之延平周氏其說迂而難明孔氏正義曰處其所存禮之序者存觀察也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祖禰仁義皆是人所觀察言聖王能處人所觀察之事以為政則

禮得次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者謂興作器物宫室制度皆是人之所樂聖王能愛玩民之所樂以教於民則民所治理各安其事業居處也只結上文命降於天云云而義自了然無假别生枝節也

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集說此承上章君立於無過之地而言舊說明猶尊也故讀則君為明君今定此章三明字皆讀為則字則上下文義坦然相應矣不必迂其說也君者

正身修德而爲臣民之所則倣者也非則倣人者也君
而則人則是身不足爲人所取則而反取則於人非立
於無過之地者矣惟百姓者則君以自治其身所謂文
武興則民好善也
竊案鄭氏據上三明字改則君之則爲明而陳氏又
據則君以自治改上三明字爲則皆未免拘滯正韻
云明視也廬陵胡氏曰明猶視也言下之所察視臨
川吳氏亦曰所明謂人所視倣明人謂視倣他人然

則上曰明下曰則理固相通豈必改歸於一乎

五味六和十二月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集說酸苦辛鹹加滑與甘是五味六和也十二食十二月之所食也還相為質者如春三月以酸為質夏三月以苦為質而六和皆相為用也五色青赤黄白黑也并天玄為六章十二月之衣如月令春衣青夏衣朱之類還相為質謂畫繪之事主其時之一色而餘色間雜也

竊案延平周氏曰十二食即周官所謂鼎十有二十二衣即舜之十二章此因十二字附會之也唐孔氏曰十二管每月各一得有還相為宫其事可明其食與衣服惟有四時之異故周禮春多酸無月别食麥與羊春三月其食皆同夏秋冬亦然無每月之異故月令云春衣青衣夏衣赤衣三月皆同亦無每月之異此云十二食十二衣似月各别衣食者熊氏云此是異代之法故與周禮月令不同或則每時三月雖同大總考

之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之異故總云十二也集說之言雖是而未確指十二食十二衣之止有四時之異也故詳之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集說此章凡十條自天地至人情九條皆是覆說前章諸事

竊案集說言覆說前章諸事不免儱侗臨川吳氏曰上文言人以天地陰陽五行而生故此以下言聖人

制禮以治人亦取法於天地陰陽五行也鄭氏曰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集説巫主男臨之禮而居前史書言動之實而居後瞽為樂師侑為四輔或辨聲樂或贊威儀

竊案集説言前後之義未明侑為四輔本之鄭氏嚴陵方氏曰不祥郤於未然故前巫言行紀於已然故

後史以王藻考之史有左右而此言後史者對前巫言則為後而後自分左右也瞽以典樂侑謂侑食以膳夫考之王日一舉以樂侑食瞽侑者瞽言其人侑言其事耳若四輔疑丞輔弼比於三公豈當與瞽並稱況前疑後丞又不在於左右乎

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集記上言義之修禮之藏故此亦始言禮終言義居人猶言在人也禮雖聖人制作而皆本於人事當

然之義故云居人曰義也冠昏而下八者皆禮也然行禮者必有貨財之資筋力之强辭讓之節飲食之品亦皆當然之義也

竊案鄭氏曰養當爲義字之誤也故集說因改居人曰義然先儒之以養爲解者十蓋八九據王氏曰下云稷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家語曰其居人曰養馬氏曰其居人則曰養何也禮者所以養人非以害人者也禮以養人爲本故曰養荀子曰恭敬辭讓

之所以養安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通此則可以知其所養之意也蓋聖人之道寓於度數之間莫非順性命之理而所以養人也其他長樂陳氏延平周氏山陰陸氏龍泉葉氏蔣氏無不養字為說者也臨川吴氏曰貨財者行禮之資筋力者行禮之具辭讓者行禮之實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十者禮之名也考之儀禮飲有鄉飲酒禮食有公食大夫禮冠有士冠禮昏有士昏禮喪有士喪禮祭有特牲饋食禮

御於周官注見五御之名其禮亡四時朝禮有朝宗覲遇四名惟覲禮存聘則有聘禮則集說言冠昏以下八者又不若吴氏之以飲食十者為有據也

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集說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及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之類是用水必時也

竊案虞人入澤梁獻鼈蜃龜魚者此用物之時非用水之時也必如應氏云用水若藏氷頒氷止水蕩水之屬為是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十三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十四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禮器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集說以禮為治身之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至大備則其德盛矣禮之為用能消釋人回邪之心而增益其材質之美措諸身則無往不正施諸事則無往不

達

竊案張子曰禮器云者語其成也禮大體完備若成器然措則正者言不動思慮放下無事時亦不失於正施則行是利用也必大備乃利用也禮器者亦是成章也不成章則有窒礙不達處禮未器則亦有不達處此解器字及措字與集説不同存之以備考擇

人官有能也集説謂助祭執事之官各因其能而任之

竊案人官有能禮中所該者廣不必單指祭祀言若

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固是祭祀中事若籧篨蒙璆戚施直鎛聾瞶司火矇瞽修聲豈盡拘之祭祀乎集說偏矣

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　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集說革急也言文王之作豐邑初非急於成已之謀惟欲追先人之事而致其方來之孝以不墜先業耳

竊案引詩者蓋證上文禮時為大之意言武王聿追

文王之道以趨時也今但依詩文演義而不顧上文殊記旨矣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集說無解

竊案羔豚薄物也王制大夫士無田則薦謂用羔豚言薦而已乃謂之祭者蓋别而言之則有薦祭之異以事禮言之則薦亦可謂之祭也

天子無介集說介所以佐賓天子以天下為家無為賓之義故無介也

竊案此本之注疏然孔疏又云其實餘事亦有介副故鬯人共介鬯是天子臨鬼神使介執鬯也

祭天特牲集說特獨也

竊案疏云天神尊貴質故祭止一特集說本之然尚有未詳者衛氏集說所引新說云天地之祭有兩牲有降之者有祀之者燔柴于泰壇瘞埋于泰圻實牲體焉所以降之在始祭之時也掃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在正祭之時也故牛人曰凡祭祀共其享

牛求牛享牛祀神之牛也求牛降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則騂犢于地則黝牲各從其類也祀神之牛于天用蒼于地用黄各象其功也此經特牲蓋言饗牛而已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集説殷世尚質其祭天所乗之車木質而已無别雕飾謂之大路繁馬腹帶也纓鞅也在馬膺前染絲而織以為罽五色一帀曰就就猶成也繁與纓皆以此罽為之車朴素故馬亦少飾也

大路之下有先路次路次路殷之第三路也供卑雜之用故就數多郊特牲云次路五就此蓋誤為七就寫彔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翦繁鵠就陸氏曰繁纓如字繁纓言其文之繁也巾車云玉路樊纓十有再就謂之繁纓以此見之玉一名繁露與此同義士喪禮云馬纓三就則所謂就者其纓而已鄭氏讀繁為鞶帶之鞶而以就為一

匪非是方氏曰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者殷尚質故就之少者為大就之多者為次也至于周則以多者為貴故玉路則十有再就然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則言次路七就何也蓋彼所謂五就者指繼先路之次路也此所謂七就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顧命于草路象路通謂之次路亦若是而已且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由一以至三由三以至五由五以至七固其理也以周路之

有五則殷輅固不止于三矣二篇所言亦互相備爾考之于書周所謂大路者非此所謂大路也周以玉路為大此則木路為大爾周所謂先路次路者非此所謂先路次路也周以行之前後為先與次此則以等之上下為先與次爾愚案陸氏方氏之言則集說依注疏改繁為鞶改七為五者過于信鄭注而疑記文矣

鬼神之祭單席集說鬼神異于人不假多席以為温煖

也

竊案此本注疏然陳氏謂周官之法祀先王之席如覲饗祔之數而天神之祭則槀鞂而已此言鬼神之祭單席者殆非周制也

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集說引疏曰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又大於壺

竊案鄭注云缶大小未聞故集說亦不言數然槩方氏則云爾雅言盎謂之缶雖不言其所容以算法推

之掬四謂之豆積之至于缶二謂之鍾則缶蓋四石之名也缶之名雖同缶之用則不一有用之以盛酒者若坎所謂用缶是也有用之以汲水者若比所謂盈缶是矣有用之以節樂者若離所謂鼔缶是矣陸氏又謂燕禮司宫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豈所謂門內壺者耶公尊瓦本在尊南上豈所謂君尊瓦甒者耶士旅食于門而兩圓壺豈所謂門外缶者耶圓壺雖非缶其陳設之序則然

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集說考工記堂崇三尺是殷制此周制爾

竊案孔疏案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集說本之然周氏又謂天子之堂九尺非周制周之上公以九為節則天子當以十二為節

天子之冕朱綠藻集說周用五采此言朱綠或是前代之制

竊案藻必五采特言朱緑則舉其華者該之也亦與雜帶君朱緑同義注疏必以為前代而非周甚不必也

燔柴於奥爨夫奥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集說此亦言臧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事周禮以燔柴祀日月星辰有大火之次故祭火神則燔柴也今弗綦為禮官謂爨神是火神遂燔柴祭之是失禮矣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饔爨其神則先炊也故

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耳雖卑賤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於人之飲食故報之也

竊案鄭注奧當為爨字之誤也或作竈故集說從之不知祝融并奧及爨三者不同祝融古火官之長五祀之神祀於郊奧者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孔疏甚明當時人祭先炊於爨竈誤以為火神而燔柴臧文仲不能正

故孔子譏之奧或作竈者近之鄭作爨者恐非蓋祭爨者必於竈祭竈者必延尸於奧故誤竈為奧若爨字則不相似矣又集說本孔疏謂燔柴於奧亦弗綦所為疑屬臆斷案記文但說弗綦逆祀鄭注亦以燔柴為時人未嘗專指弗綦也

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集說殷尚白夏尚黑素即白也青即黑也此類皆制作之末舉此以例其餘則前之創造後之因仍皆可知矣

竊案上句言革下句言因或素或青所謂損益其小過不及者也夏造殷因所謂殷因於夏禮者也舉素青則周之尚赤在其中矣舉夏殷則周因殷禮亦從可推矣集說混而無別

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集說中平也成也巡守而至方岳之下必因此名山升進此方諸侯治功平成之事以告於天舜典柴岱宗即其禮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建都之地也兆於南郊歲有常禮

竊案集說以升中於天爲升此方諸侯之治功以告於天恐非是中者中心也巡守之時至方岳則燔柴而達我中心之精意於天吉土集說以爲王者所卜建都之地亦非是蓋謂兆五帝於四郊而卜其吉土以爲壇墠也

三牲魚腊集說腊獸也少牢禮云腊用麋

竊案易有腊肉云乾肉也不必專主獸故方氏以魚腊爲薨魚

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集說陳列之序龜獨在前以其知吉凶故先之金在其次以人情所同欲故云見情也

竊案集說解見情以金為人所同欲故次於龜殊失記旨夫見金而欲者末世陋習聖王制禮教人先義後利豈以金見同欲之情乎先儒有二說一云金能照物露見其情一云上文內金示和此見其情之和也並存之

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集說諸侯為助祭之賓禮畢而出在無筭爵之後樂工歌陔夏之樂章以送之注讀肆為陔者周禮鍾師掌九夏尸出入奏肆夏客醉而出則奏陔夏故知此當為陔也

竊案長樂陳氏謂王行大饗之禮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其祭而入也各貢國之所有以修職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之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以饗元侯之樂送來祭之諸侯重也其義當矣新

安王氏曰鄭謂肆夏當作陔夏案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而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考其意饗則賓出奏肆夏重賓也然則助祭之後出廟門疑奏肆夏不奏陔夏鄭謂助祭之後無算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皆奏陔夏明不失禮其說不然饗於廟燕於寢故曰享以訓共儉其禮意主於嚴燕以示慈惠其禮意主於歡為其無算爵故也廟中之享必不至醉享於廟燕不於廟安得

奏陔夏以警其失禮乎集說仍鄭注改肆為陔者誤也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十四